

## 槐荫新语

## 从平淡中找出趣味

刘云燕

清代文学家沈复在他的《浮生六记》里记载了一段故事。有一次,他和太太捡了一些石头回来,想用这些石头做些漂亮的假山盆景。于是,他们特别认真地规划:哪里修个别致的亭子,哪里可以登高望远,哪里能闲来垂钓,自己在哪儿住,费了很大的工夫商量。他们还在石头缝里种了红色的茑萝,在旁边种了白苹,等到秋天的时候,茑萝一片红,白苹一片白。结果有一天,两只小猫打架,不小心把这个费了很大工夫做成的假山打碎了,于是他们就哭了。读罢,感觉他们的生命特别有趣儿。平平淡淡的生活,却被他们经营得意趣盎然。

我家里也有一处假山。尽管身居高楼,我心中也常想有一方山水。那些日子,痴迷石头搭起的假山,于是流连在市场里,最终让我一眼定情的是一个很大的椭圆形假山。那山石林立、陡峭,每片山石仿佛都如刀削斧劈一般,显得极有气势。在假山的山腰处,有一处精美的凉亭,里面有下棋吟诗。在林立的悬崖处,生长着郁郁葱葱的植物。最妙的是,山脚下竟然有一处可以旋转的水车,水车里的水从小桥下流过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由于建造假山运用了现代科技,山野里竟然可以不时地喷出云雾,宛若仙境。我喜欢观赏这方山水,想

象着自己在这片山野里,或是在凉亭眺望,或是在小桥上流连。这种感觉,仿佛每天都有山水相伴。

我喜欢作家三毛笔下的《石头记》,她是一个为石头而痴迷的人。她喜欢对着石头一动不动地看着,仿佛要看出它的灵魂。她把时间交给了石头,感到无比快乐。

我也喜欢在闲暇时,去河床上捡石头。每一块石头都造型独特,仿佛它们都有一段故事,只待我与它们凝视时,才一一和我倾诉。于是,我家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石头。来自天南地北的石头,每一块都代表了一份甜美的回忆。

平日里细心观察,写下一

些文字,也极为有趣。读汪曾祺的小诗《下雪》:“雪花想下又不想下,犹犹豫豫。你们商量商量,自己拿个主意。对面人家的屋顶白了。雪花拿定了主意:下。”第一次读这首小诗,平平淡淡的几句,把下雪的场景描绘得栩栩如生,韵味无穷。我也喜欢平日里写一些小“豆腐块”,文字平平,却记录了有趣的时光。如果说,岁月是一条长河,那么,我的文字就是长河中泛起的小小浪花。多年以后,我可以从这些浪花中,回味当时的时光。

平平淡淡的生活中,我们也要乐在其中,从平淡中找出不平淡、不一般、不寻常的趣味来……

## 畅销书讯

《中国历史的地理密码》  
出版社:现代出版社  
作者:董金社



董金社,山东鄄城人,生于1966年,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,曾任教于山东师范大学,高级经济师。著有《先秦法家》《商业地产策划与投资运营》,参编《山东省历史地图集》等。

中国历史文献浩如烟海,作者充分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,使从《禹贡》《史记》《汉书》等整理出来的气候变化、自然灾害、环境变迁等自然地理要素,参照现代地理科学研究成果,从长时段观察分析地理环境与历史演进之间的关系,揭示隐藏其中的历史——地理规律,既有辽阔的地理空间感,又有宏大的历史厚重感。

作者认为,地理环境不仅和历史进程相互影响,而且是历史进程的“终极操纵者”,决定着历史走向与重大历史事件的书写和演绎,如王朝的兴衰更替、国家的分裂与统一、民族生存空间的拓展变化、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、战略通道与军事要塞的形成与演变。正是在独特的历史与地理的互动中,今日中国才成为一个历史悠久、疆域辽阔、文化深厚的国家。

本栏目图书由秋林书城推荐



包饺子 徐淑荣/作

## 诗歌集萃

## 新岁感赋

许俊乔

四季更叠日历翻,  
百花落尽腊梅妍。  
纷飞瑞雪万家乐,  
狂舞银龙贺新年。

## 新年

徐宝良

辞旧迎新顺自然,  
旌旗猎猎舞翩跹。  
国人喜悦真情在,  
大计宏图映眼帘。

结硕果,谱新篇,  
新年祝福送平安。  
一年更比一年好,  
华夏复兴使命担。

## 元旦抒怀

王国章

斗转星移拂岁尘,  
丰年瑞雪遍铺银。  
一元复始东风畅,  
万象更新丽日新。  
盛世为民造福祉,  
诗人信手赋佳音。

吉临宅第身康健,  
好梦成真喜我心。

## 冬韵

李海峰

朔风瑟瑟近冷冬,  
喜鹊喳喳唱碧空。  
麦苗畦畦透绿色,  
杨柳枝枝摇寒风。  
雄鸡鸣唱报晓至,  
佳肴备好聚家中。  
亲人举杯贺丰年,  
笑语盈盈盛世隆。

## 雪

郭润生

冬日雪花扬,皑皑闪烁光。  
麦苗盖棉被,活力土中藏。  
根系在舒展,良田换银装。  
农家凭奋斗,沃野变粮仓。

## 旧照回忆

张玉欣

豆蔻清纯展涩颜,  
呼朋引伴野郊玩。  
无忧无虑无烦恼,  
回首忽然已壮年。

## 母亲的烤红薯

寒冷的冬天,每次在街上看到卖烤红薯的小贩,我就会想起小时候母亲给我烤红薯的情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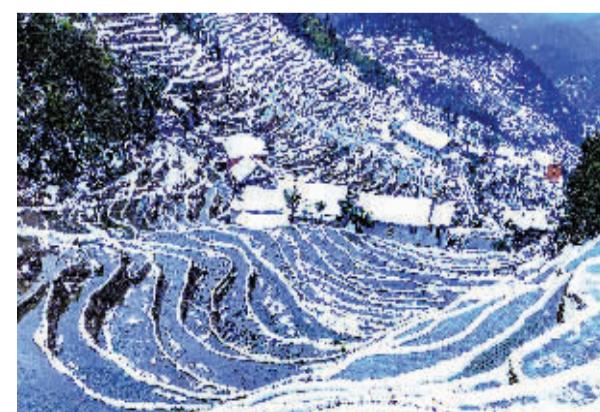
那时的冬天,每天放学时我总是又冷又饿。到了家里,我跑进灶房,在案板上、馍筐里找吃的。母亲看到我,笑着说:“看你急得,好吃的都给你准备好了,你看这是什么?”说着,她像变魔术似的,用火钳子从灶台下的草木灰里扒拉出一块烤红薯,用手捡起来,两手来回倒腾着,用嘴不停地吹着,等红薯不烫手了再递给我。我剥掉皮,金黄色的红薯瓤儿冒着热气,迫不及待地咬一口,烫得我不敢咽,嘴里不停地哈着气,等到不那么烫嘴了,才嚼几下咽到肚里,顿感全身温暖舒畅。我狼吞虎咽,一口接一口地吃,在母亲“慢点儿吃,小心别噎着”的嘱咐声中,一个烤红薯很快就被我“报销”了。母亲笑眯眯地看着我,像是在欣赏她刚完成的一幅画作……

红薯烤着最好吃。每年红薯从地里拉回家,母亲总是把适合烤着吃的红薯挑出来,单独用一个竹篮垂到红薯窖里。天寒地冻的时候,每次烧火做饭后,她总忘不了在灰烬里埋一个红薯,有时等我放学吃,有时就装在我的书包里。有时母亲会多烤几个红薯,

分给来找我一起上学的孩子们,吃过的同学都说母亲烤的红薯好吃。时间长了,有的同学不好意思,便从自家拿来红薯作为补偿。母亲见同学拿来红薯,也不好推辞,就说:“这次就算了,下次千万别再拿了。红薯都是地里长的,我们家多着呢!”当别人问起“我家的烤红薯为啥没有你烤出的好吃”时,母亲稍微想了一下,说:“烤红薯不能心急,有些人烤红薯总是不停地拿出来捏捏,这样烤出来的红薯流不出甜汁,味道就差些。自然烤熟的红薯,裂皮流汁,味道最好。”母亲没有明说,但她的话包含着一个道理——“自然的就是最好的”。

在刚解决温饱的年代,烤红薯成了我们最好的零食。吃着母亲的烤红薯,我们度过了漫长的寒冬,童年也因此变得温暖而美好。

寇俊杰/文



小村冬雪

汤青摄于浙江省丽水市云和梯田